

文通卷之十二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史贊

十六例

劉子玄曰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
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讚
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
何法盛曰述揚雄曰譔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
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稱史臣其
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總歸論著所以

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下固無俟商榷丘明君子
曰者其義實在於斯司馬遷殆限以篇終各書一論
必理有非要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夫擬
春秋以成史持論尤宜濶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誤論
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必尋其得失
考其異同子長淡薄無味承祚懦弱緩不切賢才間出
隔世同科孤堅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
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

富自茲已降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于文
鼓其雄辭誇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于寶范擘裴子
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
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之務歸玄言
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王卮無當曾是足云王邵志在
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人斯之
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
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
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史之有論也蓋欲

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之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裹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來讚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其諸紀末，繼以論曰：接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馬遷序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旣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范曄改往述名，呼

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于卷末，篇目相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李南北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與議夫。

簡要者矣。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槩。一言以蔽之。

羅長源曰。紀傳設論。非作史之法也。左氏傳春秋。每事之要。時有所謂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者。蓋將以發其緒。啓其斷也。後世史乃特立之贊。既非體矣。而末又爲評爲論。更有所謂史臣曰。臣某曰。臣曰。制曰之類。則失之矣。

郭文毅曰。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二十一史。萬世是非之書也。史之是非。以事而論。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蓋以義矣。孔子春秋。是非在一字。而其事不見見之。左氏左氏之是非。以事而間。以其義寄之。君子曰。或曰。孔子曰。殆後世論贊之所自始乎。左氏而下。馬遷爲盛。然論史者。謂以其已意而寄之。編簡或借往事以吐其胷中之磊落。是爲奇偉。夫論是非者。不以天下之公心。不以朝家之公是。而第以寄一人之憤思。則人人逞其胷臆。將何所不至乎。夫史有天

道焉。有君道焉。人主不能奪柄。臣不能改私。好私惡不敢行。曹好曹惡不敢亂。而苟以自寓其憤思。則安用史爲。班固之嚴整也。議論正也。陳壽之簡峻也。品評雜也。范曄琢矣。豔矣。而琢豔之中。有古聲焉。唐太宗沈約。蕭子顯。姚思廉。魏收。李百藥。令狐德棻。排矣。偶矣。而排偶之中。有婉辭焉。雖古調日遠。而奇賞難沒。李延壽之于南北史。歐陽修之于舊唐書。半仍其故。半易其辭。所仍所易。互有得失。而延壽近華。歐陽漸靡矣。脫脫于宋。日就繁蕪。而靡氣浮言。幾不堪讀。

總而言之。卽論贊而累朝之得失。諸史之長短。犁然見矣。辟之刑家。二十一史。其獄情乎。論贊其讞辭乎。縱觀金匱石室之藏。竊有慨于昭代之缺如也。夫以方孝孺而謂其乞哀也。謝文正諫阻諒陰。選嬪而謂其諛詞獻諂。以誤儲嗣。是小人圖勢利而不爲國謀也。王文成而謂其譎詭也。曾司馬而謂其誕謾無遠也。郭中允而謂其以死博功名也。是非乃如是哉。天下章奏下六科。而史臣六人紀之。六科之所不報。史臣不得書。已漏其半。又復托之留中。將盡一時之忠。

可憐
可憐

史矣
其職
不獨
史也

言讜論高標偉節歸之烏有矣後代秉筆者何從而記之夫安得盡傾中秘之藏一一與天下揚確之也

讚

釋名曰稱人之美者曰讚讚者纂也纂集其美而敘之也

尚書注疏云鄭玄曰贊者以敘不分散避其名故謂之贊贊明也佐也佐成敘義也

文章緣起云讚者明事而嗟嘆以助辭也四字爲句數韻成章蓋約文而寓褒貶也

李克翰林論曰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詞簡而義正孔融讚楊公亦其義也

雜贊

哀贊

史贊

說文云贊本作讚昔漢司馬相如初贊荆軻其詞雖
亾而後人祖之著作甚衆唐時至用以試士則其爲
世所尚久矣其體有三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
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
德以贊之者是也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
漢晉書諸贊是也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
之文其敘傳也詞雖似贊而實則小敘之語安得槩
謂之贊而無辯乎

傳贊

又有以傳贊名書者劉歆作列女傳贊傳著事也贊

敘美也

文心曰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盖唱發明
之辭也及益讚于禹伊陟贊于巫咸並颺言以明事
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爲讚卽古之遺
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
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
仲治流別謬稱爲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動植讚
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爲義事生獎歎所
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乎

爾雅 替升 庵贊 異魚 之祖 也

文通

卷十二

讚

七

數韻之詞。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傳

釋名曰。傳傳也。以傳示後人。博物志曰。賢者著行曰傳。

韻會云。紀載事迹。以傳於後世也。自漢司馬遷作史記。創爲列傳。以紀一人之始終。而後世史家卒莫能易嗣。是山林里巷。或有隱德。而弗彰。或有細行。而可法。則皆爲之作傳。以傳其事。寓其意。而馳騁文墨者。間以滑稽之術。雜焉。皆傳體也。其品有四。一曰史傳。有正變二體。二曰家傳。三曰托傳。四曰假傳。

記

任昉曰記者所以敘事識物以備不忘非專尚議論者也

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禹貢顧命乃記之祖而記之名則昉於載記學記諸篇厥後揚雄作蜀記而文選不列其類劉勰不著其說則知漢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敘事為主後人不知其體顧以議論雜之故陳師道云韓退之作記第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亦有感矣然觀燕喜亭記已涉

議論而歐蘇以下。議論寢多。則記體之變。豈一朝一
數之故哉。又有託物以寓意者。如王績醉鄉記是也。
有首之以序。而以韻語爲記者。如韓愈汴州東西水
門記是也。有篇末系以詩歌者。如范仲淹桐廬嚴先
生祠堂記之類是也。皆爲別體。至其題或曰某記。或
曰記某。記昌黎集載有宜城驛是也。或爲游記。惟作
者之所命焉。此外又有墓碑記。墳記。塔記。當與墓誌
同體。

題名

題名者。紀識登覽尋訪之歲月。與其同遊之人也。其
敘事欲簡而贍。其秉筆欲健而嚴。獨昌黎集有之。亦
文之一體也。昔人嘗集華獄題名。自唐開元玄宗至
後唐清泰廢帝錄爲十卷。中更二百一年。題名者五
百四十二人。可謂富矣。歐陽公集古錄有此書。而韓
愈所題亦在其中。故朱子採之以入其集。而謂筆削
之嚴。非公不可。則其文豈可易爲哉。當今名山奇跡
非無佳題。而世人往往辱之。亦可歎矣。當以韓公所

題七首爲法

今制太學每三歲則樹甲科題名於持敬門內而閣部以下各樹題名碑於署內以紀其姓名履歷云

銘

釋名曰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文章流別曰德勲立而銘著

禮記祭統曰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勞動

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

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子也身比焉順也

明示後世教也夫銘者一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

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

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法言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

鄭康成曰銘者名也。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矣。考諸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淺缺。獨湯盤見於大學。大載禮備戴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寢繁。山川宮室門井之類皆有銘詞。不但器物而已。其體不過有二。曰警戒。曰祝頌。文賦曰銘貴博文。而溫潤斯言得之矣。此外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

蔡邕銘論曰春秋之論銘也。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

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昔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冕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于太師。作席几楹杖機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勸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尚作周太師。封于齊。其功銘於昆吾之治。獲寶鼎于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文通 卷之十一
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顛獲奉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文章流別傳曰：夫古銘至約，今銘至煩，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之則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既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以來，銘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機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研，咸以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

太常勒鐘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山河都邑，至於刀筆，無有不銘，而文多穢病，殊費討論矣。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筍簏而招諫，成湯著日新之規，武王題戶席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

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顥紀勲於景鐘孔悝表
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若乃飛廉有石槨之錫靈公
有蒿里之謚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
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
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
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
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
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矐戒銘而事非其
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
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之
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
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
銘岷漢得其宜矣

箴

箴漢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箴者規戒以禦過者也義尚切劇文須確至

陸士衡文賦曰箴頓挫而清壯

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于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

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肇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
於前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要而失
淺溫嶠傳臣博而患繁王濟國子引廣事雜潘尼乘
輿義正體蕪凡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乃寘
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憲章戒
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誦於官銘
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
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
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言之道蓋闕庸器
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代惟秉文君子宜酌
其遠大焉有為圓之器也書曰官箴相規言規其闕
箴者誠也蓋醫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諷刺而救其
失後之作者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私箴
文用韻語而反覆古今興衰理亂之故以垂警戒使
人惕然有不自寧之心耳上之闕而見於下之

人具於官。不自寧。心平。至於王。則糾。箴。乃。宜。文。用。歸。請。而。又。賈。古。今。與。衰。野。曠。之。姑。以。垂。警。班。史。決。對。之。卦。香。亦。用。以。自。箴。其。品。有。二。曰。官。箴。曰。亦。箴。箴。昔。婦。也。蓋。響。昔。以。箴。不。陳。諫。姑。有。河。風。陳。而。殊。其。其。意。夫。無。讀。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必。嚴。以。辨。其。柄。之。歸。久。益。而。以。箴。雖。異。用。罕。缺。升。對。秉。文。其。子。宜。酒。

規

說文云。規者為圓之器也。書曰。官師相規。言規其闕。失。使不敢越。若木之就規也。今人以箴規並稱。而文章顧分為二體者。何也。孔穎達曰。書言官師者。謂眾官也。相者。平等之辭。平等有闕。已上相規。見上有過。諫之必矣。據此。則箴者。箴上之闕。而規者。臣下之互相規。諫者也。其用以自箴者。乃箴之濫觴耳。然規之為名。雖見於書。而規之為文。則漢以前絕無作者。至唐元結始作五規。豈其緣書之名。而創為此體歟。

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至誠而不欺者，天下之信也。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天下之歸也。至誠而不欺者，天下之信也。

誠

太公金匱曰，武王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

誠，警也，慎也。易曰，小懲而大誡。書曰，戒之用休。詩云，

夕惕若厲，孝經云，在上不驕，論語云，君子有三戒，

說文云，戒者警，敕之辭，字本作誡，文既有箴，而又有

戒，則戒者箴之別名歟。淮南子載堯戒曰，戰戰慄慄，

日謹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至漢杜篤遂作女

戒，而後世因之，惜其文弗傳，意必未若堯戒之簡也。

其詞或散文，或韻語。

切 徒吉 垤叶

漢書曰：誡勅刺史、太守及三邊管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為誡勅。世皆名此為策書。失之甚也。文心曰：戒勅為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勅戒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勒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勅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

謚議

儀禮：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

周禮：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獻作柩謚。獻與也，與言王之行。

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

大臣會其葬，因謚之。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小喪，卿大夫喪。

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

曲禮曰：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

天以誄之。又曰：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樂記曰：聞其謚

知其行

禮表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

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已名成於人又曰天子崩諸侯至南郊謚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后夫人謚臣子其於廟議之婦人本無外事故不於郊

郊特牲曰死而謚之禮也上者生無爵死無謚

五經通義曰桓王時蔡侯卒謚桓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又曰號者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也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也

又曰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又曰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

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群下亦化之故設謚章其美惡公羊傳曰葬宋共妾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姬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

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羅泌路史曰古之法行于今者惟謚然二千餘年而靡有定法大戴氏曰昔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以制謚法周書之說亦然故今周書有謚法一篇頗爲簡要至杜預取而納之釋例而世遂重出之謂春秋謚法蓋不知也異時有廣謚者沈約賀琛皆嘗本之約又撰著謚例事頗詳備而琛之書特少去取且復強爲君臣婦女之別亦無取焉太宗皇帝爰命扈蒙裁著新書然而亦莫究明蘇洵于是究定古今斷以書傳刊其重複以爲法雖其或從或違時亦有合聖人之意然其必欲合以堯舜三王五帝之時則大謬矣夫謚者原其號者也其不出于周公之前予嘗論之彼號近古而好牽合者無過漢儒而漢儒亦謂堯舜禹湯不入謚法則其說可槩見矣且在周書初無堯舜禹湯桀紂之文至預而後增之以湯益無所據商之太宗中宗高宗本非謚法特以其一時功烈推而崇之耳乃若甲丙庚壬乙巳丁癸何由而爲謚哉若古論謚爲法最簡故賈山曰古聖作謚不過三四十

言而蔡邕之書。纔四十六。然猶不及世本大戴之所載者。洵乃以二書。邕不之見。見則無不載矣。周書之篇。乃周公之法。而春秋之謚。出于此。今洵反謂周公者。爲最繁襍。而春秋者。爲簡而不亂。又謂周書謚法。以鄙野不傳。則知二書。洵亦未嘗見也。按洵書曰。匹夫之有謚。始東漢之隱者。婦人之有謚。始景王之穆后。夫婦人之典。周三后其著者也。而穆王之盛姬。亦有哀淑人之謚。見于穆天子之傳。匹夫之典。夷齊其著者也。而齊之黔婁。已謚曰康。見于高士傳。二者其

來久矣。此楊侃爲職林書。謂公主之有謚。自唐之唐安始。乃不知世祖之平陽昭文公主。與齊高帝之女義興憲公主始也。邕之言。漢母無謚。至明帝始建光烈之稱。于是請正和熹之號。而不知元帝之母媼。已有昭靈之號。又何耶。婦人無外行者也。生也。姓配其國。沒也。謚從其夫。明有屬也。秦嬴鄧曼。陳媯韓姑。以姓配國者也。秦穆姬。宋共姬。魯文嬴。與夫共莊宣之三姜。以謚從夫者也。惟死先夫。則異其謚。景之穆后。桓之文姜。莊之哀姜之類。是也。後死而殊謚。抑何典

耶。今不知攷而更請正和熹光烈之稱。豈先王之典哉。嗟夫。顏閔至德。不聞有謚。而朱暉子穆。輒加父以貞宣。及穆之死。邕復以文忠被之。穆則廢典。邕亦不知禮耶。其貽譏于荀爽。而見誚于張璠也。宐矣。抑嘗言之。謚者正先王之所謂名教也。然古之謚爲名教。而後世之謚爲辱典。東漢莎車以蠻夷而膺茂典。此何爲耶。然則邕之違禮。豈惟邕之罪哉。德又下衰。其流及于藝術與緇黃矣。名教之失。孰甚于是。顧不謂辱典耶。

文通卷之十三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尺牘

尺赤通

尺牘。漢文帝遺匈奴尺一牘。尺牘書之沿也。體務簡達。語貴嫺嫩。所用最繁。必使斯須可辦。故孟公授書。親疎各異。穆之應對。移晷百函。斯蓋駿發而前。巧於用短者也。

王弼州曰。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刃飛之下。不廢酬往。嫺婉可餐。故草創潤色。旣

匪一人謀野視邦。以爲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爲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燉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橐盡返。少卿紆鬱於毳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暘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扞沈冥。或培折疑豫。或誘趨啓蔽。或釋詛通媾。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辯則雲蒸電燿。其盛矣哉。然皆春容大章。汪洋苑翰。鴈距弱雲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沈浮。則有黃麻薄蹠。緘蘇固蠟。爛熳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興端。片物託緒。毛生爲舌。墨卿代面。醉潘灘澁。卮言熹微。其造色也。炯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棕也。裊兮春絲之不斷。是用河嶽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絕。明月宛其依懷。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梁纖語之極軌也。若夫陳驚座之十吏。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爲美談。今皆闕如。况其下焉者乎。

胡元瑞曰。漢以前赤尺通用。見楊子卮言。余所閱尚

三數處自唐人以下用者絕希惟海岳書史云朱長文收錦織諸佛闊四赤長五六赤印証益明

莊子曰小夫知之不離苞苴竿牘注云苞苴以遺竿牘以問竿音干卽簡牘也以竹曰竿又曰簡以木曰牘又曰札說文牘書板也古者與朋儕往來以板代書帖故從片曰牋曰牒皆此意也說文作箋表識書也後轉作牋亦是用竹爲牋用木爲牋也紙亦曰箋紙不忘其本也牒說文曰牒札也增韻官府移文曰牒說文札牒也釋名札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也郭

知玄集韻序銀鈎一啓亥豕成羣蕩櫛行披魯魚盈隊蓋以札爲櫛也其二云蕩櫛周禮所謂英蕩輔節亦竹簡之謂也司馬相如傳令尚書給筆札注木簡之薄小者時未用紙故結札以書中庸曰布在方策方板也以木爲之策簡也以竹爲之至秦漢以下以絹素書字漢文帝集上書囊以爲帷書囊如今文書封套一曰書帶鄭玄庭下生草如書帶是也又曰書袋海中有魚形如書帶相傳秦始皇吏遺書袋於海所化是也漢世書札相遺或以絹素疊成雙魚之形古

詩云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次腹中書。是其明證也。故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指此昧者不知。卽以爲水中鯉魚能寄書。可笑。李太白集有桃竹書筒。元微之以竹爲詩筒。寄白樂天亦莊子之所謂竿也。

移書

移書漢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論左氏春秋移易也。讓責也。文心雕龍曰。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辯。文移之首也。

終以直道

經貴由文

為書黃國

人錄

白事

白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白告也告明其事也

述

魏給事中邯鄲淳作魏受命述聖人創製曰作。賢者傳舊曰述。故述者不敢當作者之名也。

說文云述誤也。纂撰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與行狀略同。不曰狀而曰述亦別名。

白事

白事

言略同不曰本而曰表亦限多
 言文之表略也其入之言不
 言書曰表略也其入之言不
 命專中明彈高其略安命表聖人
 表

略

略漢奉車都尉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曰
 六藝略曰諸子略曰詩賦略曰兵書略曰術數略曰
 方技略班固因之作藝文志

文通

六書通曰刺字從刀从刺

刺字從刀从刺

刺

刺从束从刀。詩下以風刺上曰刺。七賜切。韻補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漢書湯刺後漢禰衡尚氣慢物游許下。陰懷一刺。既無所通。刺字湯滅。陸象孫謂投名刺。既稱頓首不當復言拜。固爾。然周禮辨九拜之儀。一稽首。一頓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又奇拜。一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好奇者有稱肅拜。不知其自處於倨。而稱頓首者。亦無所不可。若稱奇拜。褒拜亦通。

刺字借鍼刺之刺以喻通也刺直傷也爾雅公羊同作殺比刺史司刺三刺俱當

刺惟刺謬之刺從刺盧達切率戾也

仁人之言

留青日札曰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从束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未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禍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勿通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兢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濶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為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綠羅紋箋甚至於松江五色蠟箋臙脂毬青花鳥格眼白綠官司年節以

大紅紙為拜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為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冊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勲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百姓殊不知此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剝民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是哉節用愛人為民上者其試思之

謁

少儀聞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謁文。後漢別駕司馬張超謁孔子文。謁白也。請見也。史稱謁者。

史部圖書

晉書

時

文通卷之十四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著

圖

釋名曰圖度也。盡其品度也。

唐張彥遠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聖先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以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牒。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

狀焉。奎有芒角。下主辭章。頡有四目。仰觀垂象。因儷鳥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按字學之部。其體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書四。佐書五。繆篆六。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洎乎有虞作繪。畫明焉。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揖讓而天下治。煥乎而詞章備。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物象也。故鼎鍾刻。則識魑魅。而知神姦。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罇彝陳。廣輪度。而彊理辨。以忠以孝。盡在於雲臺。有烈有勳。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留乎形容。式昭盛德之事。具其成敗。以

傳既往之蹤。記傳所以叙其事。不能載其容。賦頌有以詠其美。不能備其象。圖畫之制。所以兼之也。故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善哉。曹植有言曰。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忠臣死難。莫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莫不歎息。見姪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圖畫也。昔夏之衰也。桀爲暴亂。太史終抱

上法
聲

畫以奔商。殷之亡也。紂爲淫虐。內史摯載圖而歸周。燕丹請獻。秦皇不疑。蕭何先收。沛公乃王。圖畫者有國之鴻寶。理亂之紀綱。是以漢明宮殿。贊茲粉繪之功。蜀郡學堂。義存勸戒之道。馬后女子。尚願戴君於唐堯。石勒羯胡。猶觀自古之忠孝。豈同博奕用心。自是名教樂事。余嘗恨王充之不知言。云人觀圖畫。工所畫。古人也。觀畫。古人如視死人。見其面而不若觀其言行。古賢之道。竹帛之所載。燦然矣。豈徒墻壁之畫哉。余以此等之論。與夫大笑其道。詬病其儒。以食

與耳對牛。鼓簧又何異哉。

夫姓名

李本寧六經圖序曰。周易書詩春秋周禮禮記圖各十六篇。無作者姓名。盧侍御得信州石本。更爲木本。取其工易就。其傳易廣云。蓋河出圖。洛出書。是時書亦圖也。經緯相錯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索象于圖。索理於書。得其理。舉其象。如以左契合右契也。秦焚書坑儒。以吏爲師。而蕭何入咸陽。收圖書。漢因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圖之可經世用如此。任宏較兵書。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

俗學之弊如此

卷。劉更生父子爲七略。有書無圖。自是藝文之目。置圖不講。然王儉七志。六書一圖。阮孝緒七錄。內篇圖七百餘卷。外篇圖百卷。卽不必盡出三代以前。猶幸古蹟存十一於千百。而今且盡矣。辭章之學。旣於圖無所取。裁性理之學。方以書爲筌蹄。安問圖哉。道聽塗說。見名不見物。猝然當興革之會。制度文爲靡所措手。猶且侈然曰。其數易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難何有於易。此與畫鬼魅何殊。易言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言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

道不見禮于禮見之
禮不見禮于禮見之
可禮于禮見之
見禮于禮見之
器不見禮于禮見之
可禮于禮見之
於圖

圖者載道之器。無圖則無器。無器則道何以形。禮何以備。盛德何以見乎。朱子深惜樂記說理精而度數節奏無可施用。晚年又病說易者脫略卦象。然則圖惡可已也。余觀諸圖於宮室車服器用之類。法象稍詳。其有圖而非象。若書而實圖者。曰譜曰表。一展閱而綱目源委粲然。指掌與圖同情。異形同功。一體若大衍之數。揲耆之法。六年五服之朝。四始六義之說。諸國爵氏世次之別。六官分掌之職。民數荒政神祇人鬼祭祀之式。與譜與表不殊而義皆準於圖。總名

之曰圖。國家頒五經大全學宮皆有圖。此圖業已具載。易則兼收楊氏太玄。關氏洞極。司馬氏潛虛。邵氏皇極經世論三禮者。以儀禮周禮為經。禮記為傳。今有周禮禮記無儀禮。作者去取之指不審。云何。或有未竟之筆耶。抑所授受僅有此耶。考馬貴與所紀有朱子發易圖。鄭東卿易卦疑難圖。程大昌禹貢論圖。歐陽補鄭氏詩譜。張傑春秋圖。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夏休周禮井田譜。聶崇義三禮圖。陸佃禮象所不知者。又有演左氏傳謚族圖。帝王歷紀譜。春秋世

譜。春秋宗族名謚譜。春秋二十國年表。其本不得傳。未知與此圖合否。諸家書容有穿鑿附會。詩謬經訓。圖則非口談臆決。實與經相發明。公意在窮經博古。洗瞽儒之耳目而一新之。嘉惠深矣。

王弼州曰。攷之畫曰形也。一曰畛也。象曰畛畔也。又曰掛也。以綵色挂物象也。然則伏羲之畫八卦也。其畫之所由。昉乎畫之通於畫也。卦之爲掛也。亦可思已。自六書之學行。而其言曰畫。不過其一耳。然而不然。蓋顏光祿之訓曰。圖理而爲卦也。圖識而爲書也。

畫所謂圖形。鼎立而三者也。且夫有倉頡則有史皇。神禹之告成功也。而見於書者。若鍾。若琯。戈。若峒。屨之石。而至於畫。則悉取九牧之貢金而爲鼎。而象其州之山川百物神姦。而置之魏闕之上。不亦略於書。而詳於畫哉。然而不然。其識者曰。聖人之立言。與書相表裏者也。言無體。以書爲體。今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八荒。以同六藉。以紀皆書爲之也。書之用圓圓。則廣。畫之用方。方則陜。雖然。其致未有不相通者也。故書有古文。有大篆。有小篆。有古今隸。有行。有草。而

畫有人物。有山川。有宮室。有鳥獸。蟲魚。草卉。書之聖者。爲籀。爲斯。爲鍾。爲張。爲崔。爲蔡。爲羲。爲獻。其賢者。爲杜。爲師。爲梁。爲衛。爲索。爲晉。六朝諸賢。以至歐。虞。永。楮。旭。素。顏。柳。之類。畫之聖者。爲顧。爲曹。爲衛。爲陸。爲張。爲道子。爲成。其賢者。爲墨。爲勗。爲微。爲達。爲廙。爲二閻。爲展。爲董。爲尉。遲。爲二李。爲維。爲昉。爲仝。爲董。爲六朝諸賢。以至荆。范。馬。夏。巨。然。孟。頌。王。蒙。子。久。之類。其則亦未有不相合者也。今夫覩古聖詰之懿。寧不翼然而思齊者哉。其於淫慝。寧不慄然而思戒者哉。翫仙釋之消搖。而不寄。悖於塵外者哉。卽小乘報應之微。而不惕。然而內自訟者哉。山鬱然而高深。水悠然而廣且清。而不悅。吾之性靈哉。天喬飛走之若生。而有不動。吾之天機哉。故自五代而上。其畫有賦者。有賦。而此者。五代而下。其畫有賦者。有賦。而興者。擬於詩。則皆風雅頌之遺也。是故畫之用。陜於書。而體不讓也。吾於此二端。雖不能得之於手。而尚能得之於目。又雅好其說。以故略訪法書例。採古今之論。有關於畫。若謝赫。張彥遠之流者。錄之。

有有圖者如三易射鄉君臣圖鑑輿地九邊圖修攘
通考及止輦受諫鄭俠流民博古圖之屬
有無圖者如周禮考工深衣之類
有名圖而無圖者如三輔黃圖之屬皆不可廢也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
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
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
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
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歸是皆從事於

劉歆 七略 有書 無圖 七略 其六 經之 罪人 乎

語言之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
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
虛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
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
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
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
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
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
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

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分爭於言句之末。以計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絕紐是誰之

過與。鄭樵通志

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讖也。

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况他人
歟與漢書亦不知及見揚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
姑味育書而不味育圖訓平圖韻之學餘孫長華之
魚之入意五外魚而不味育水隱刃之學意五章句
長河貝育異也豈與之入意五外與而不味育由來
亦外草和之既蕭河之典籍向不指此為承平之新

識

說文云識驗也徐曰凡識緯皆言將來之驗也釋名
曰識也其義識微廣韻識書增韻符繼

郭璞山海經犛犛獸贊見則洪水天下昏墊豈伊忌
降亦應圖識

蜀志曰夫不經之言而有應驗者號曰識也

東觀漢紀曰尹敏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
較圖識敏對曰識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鄙別字頗
類世俗之辭恐疑悞後生

賦世谷之精恐其野於主

神國矯海博曰精書非聖人視於其中多福保中

東野與日曰其始制大同空氣上以海射長登

周志曰夫不辭之言而有勳錫者謂曰精也

精也誠國

稷契山... 稷契山... 稷契山...

曰精也其... 曰精也其... 曰精也其...

精文... 精文... 精文...

詛文

詛文秦惠文王詛楚文書曰否則厥口詛祝詩云候

作侯祝靡屆靡究釋名曰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

言也左傳公孫閱與潁考叔爭車闕射殺叔鄭莊公

不能討乃使軍中詛之於神故君子謂莊公失政刑

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

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編內所載鈞謂之文而此類獨以文名者蓋文中之

一體也其格有散文有韻語或倣楚辭或為四六或

作音 詛 祝音 罪

原名 又

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以盟神或以諷人其體不同其用亦異

如以信與所以正其情無所如又無所然其以

言也古野公孫開與孫公孫非也則其於公夫也

言也古野公孫開與孫公孫非也則其於公夫也

言也古野公孫開與孫公孫非也則其於公夫也

言也古野公孫開與孫公孫非也則其於公夫也

言也古野公孫開與孫公孫非也則其於公夫也

盟

記曰涖牲曰盟

隊 教音

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

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

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

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

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

臧洪勅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于

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盟無益也夫盟之大

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
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
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爲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
可矣。無恃神焉。

揚哉

祝文

古者祝享。史有用祝。載所以祝之之意。用祝。祝版之
類也。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言其備也。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旣禋。三望咸秩。甘雨和風。
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明德。
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其辭云。
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則上皇
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
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商履。聖敬日躋。

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禱之文也及周之大祝掌六祝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饋宜社類禡莫不有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蒯瞶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祀辭之組纒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旣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之術所以秘祀移過異於成湯之心偃子毆疫同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策本書贈因哀而爲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在于無媿祈

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祝濛山，祈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悲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

祝文者，饗神之辭也。其旨有六：焉曰告，曰修。脩常祀也。曰

祈。求也。曰報。謝也。曰辟。讀曰弭禳也。曰謁。見也。用以饗天地

山川社稷宗廟五祀羣神，而總謂之祝文。有散文，有

韻語之異。

祝辭者，頌禱之詞也。世所傳有淨髮齟面祝辭，苟推

其類，則凡喜慶皆可為之。

讀音 漬

祈文

祈文後漢傅毅作高闕祈文，祈求惟肅，脩辭貴端。

禮記曰：夫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嘏

嘏者。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記所謂嘏以慈告者也。辭見儀禮。蔡中郎集亦有之。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圮。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衣冠而肖貌之。帷幌而匹偶之。瀆甚矣。

文通卷十五

譜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經籍志曰古爲春秋學者有年歷譜牒桓譚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表上並效周譜系所從來矣古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矇瞽主誦詩若世系以戒勸人君故國語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宗廟之有昭穆以次世之長幼等胄之親疏若此者凡以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廢幽昏其意遠矣

江左以來譜籍漸盛太元中賈弼篤好簿狀廣集諸家撰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斯爲獨備嗣後劉湛王儉王僧孺路敬淳柳冲韋述世多稱之大氏周漢之敝智役愚魏晉之敝貴役賤甚至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室卽權力如文皇不能夷崔幹于寒峻他可知也迨至中葉此風都廢公靡常產士無舊德冠冕輿皂混然莫分則又甚矣夫氏族勲恪史之流例宜區別之以備覽焉

方正學曰尊祖之次。昔吳過於重宗。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字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耻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耻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

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修身而屈為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眾。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

辨此 讀此 秦淮 之上 于時 風淒 雨苦 初潮 忽漲 廢書 涕洟 與潮 共添 恨無 從到 木末 亭上

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貴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于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眾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

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
 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
 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
 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
 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
 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
 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入之情也。縱
 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
 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

周之世譜 少成 王一 人故 公不 難 十族 殉之 公乎 族滅 而譜 重

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
 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
 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
 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
 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
 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
 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
 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
 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者。吉凶之禮。立

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錄

焦弱侯曰。記有之。進退有度。出入有局。各司其局。書之有類例。亦猶是也。故部分不明。則兵亂。類例不立。則書亡。向歆剖判百家。條綱粗立。自是以往。書名徒具。而流別莫分。官滕私楮。喪脫幾盡。無足怪者。嘗觀老釋二氏。雖歷廢興。而篇籍具在。豈盡其人之力哉。二家類例既明。世守彌篤。亡而不能亡也。古今簿錄。勝劣不同。鄭樵彈射。不遺餘力。而倫類溷殺。或自蹈之。目論之譏。誰能獨免。今別爲糾謬焉。

焚草

試錄

國計錄

今制事之最鉅者為實錄。每實錄成則焚其草于芭蕉園。異日之史也。辰戌丑未。大比天下貢士。錄其文曰會試錄。子午卯酉。鄉舉。錄其文曰某省鄉試錄。皆冠以前序。主考官為之。次執事。次題問。次取士姓名。次程文。殿以後序。副考官為之。進呈御覽。殿試曰登科錄。皆藏之天府。仍以其副遣官贖南都藏之。其驕駁者。部科得糾正之。為禮部職掌。而戶部則國計錄為重。錢穀兵馬之數。四夷之費。亦時有登耗焉。

旨

後漢崔駰作達旨。旨美也。令也。達簡言也。取達其意而已。

文通 卷之十三 旨

勢

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勢商畧筆勢。形容字體者也。

蔡邕作隸勢。篆勢。

法

漢留侯張良序次兵法文心雕龍曰法者象也兵謀無窮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

司馬法魏公子兵法皆其書也以言乎法律之不可易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

諧譏

劉彥和曰。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諛之言無方。昔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蠹。鄙。諺。狸。首。淫。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譏。言。亦。無。棄。矣。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辭飾說。抑

決 譎音

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雜。其流易弊於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嫚。媒弄。故其自稱爲賦。廼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大因俳說以著笑書。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拊推疑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岳醜婦之屬。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溺者之妄矣。胥靡之狂歌。歟。譏者

鴛 管音

隱也。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于楚師。喻智井而麥麩。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于龍尾。臧文謬書于羊裘。隱語之用。被于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于權。譎而事出于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魏代以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爲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

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
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
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密之，高貴鄉公博舉品物，雖
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爲隱，理周要務，豈爲童
稚之戲謔，搏髀而抃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譏，譬九流
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
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篇

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篇，什也。積句以成章，積章
而成篇也。

篇本一章，非全書。其見於詩則曰三百篇。後世子家
多用以釋家，諸體爲多。而篇則寥寥，明名全書。鄭端
簡著國史，亦以吾學名篇，蓋以避史之名而不居也。
其他什、解、章、絕、趨、詳、于、詩、通。

其於外編章疏既精于簡淺
 簡者國史亦以昔年多餘益以綴史之
 之用以觀參前野史多而論限參定四
 本一章非全書其以林詩則曰三
 而如篇也
 論對同流即收乎此然篇篇什也
 篇

紀事

紀事者記志之別名。而野史之流也。古者史官掌記
 時事而耳目所不逮者往往遺焉。於是文人學士遇
 有見聞隨手紀錄或以備史官之採擇或以裨史籍
 之遺亾名雖不同其為紀事一也。故以紀事槩之嗚
 呼史失而求諸野其不以此也哉。

則史大而求清理其不以也此
 之費人各雖不同其為路事一也
 以也問國正以也
 部軍而自也
 疑事者時也
 疑事者時也

文通卷之十六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斷

引經
斷獄

斷漢議郎蔡邕作獨斷斷者義之證也引其義而證其事也

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天子獨斷則太阿自持而
 權不下移樂禮征伐不出自諸侯陪臣士庶人能獨
 斷則剛毅近仁不致身聲名俱喪故曰需者事之賊
 也疑者身之毒也疑行無功疑事無成緩之旦夕失

之終身。皆濡忍于利欲而亂大謀者也。在史有斷限。獄有斷讞。文有斷制。剛腸百鍊。片言立剖。其斯斷之義乎。

靈樞經謀慮無斷者。膽虛也。金罍子與大在事。膽弘大業在量。先主初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誅操。先主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主方食。頓失匕筋。此其膽不足張也。君子曰。漢之卒不復舊物天也。亦先主之膽量有所局哉。

約

任彥升曰。約漢王褒作僮約。約券也。釋名曰。約約束之也。

說文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於用而略之歟。後人如鄉約之類。固宜倣此。庶幾不失古意。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之所以爲信也。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關傳云傳信也。若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祇罪髡鉗。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三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

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檄也顏師古曰或用檄或用繒
檄者刻木爲合符魏略曰蒼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
家爲封過所廷尉決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洛治
病傳仕弟子張策門人李藏齋過所詣雒還責禮冒
渡津平裴諒議禮一戚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
通付關吏今之路引關批其過所乎

續文獻通考亦作示每至關津出以示之也

拾遺記曰禹治水所穿鑿處皆有泥封記使玄龜升
其上此封堠之始又山海經黃帝遊幸天下有記里
鼓道路記以里堆則堠起軒轅時也

按古今注凡傳皆以木爲之長五寸書符信於上又
以一板封之皆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如今之
過所也

封堠

得榮也類師古曰或凡亦或凡
 是略曰亦為煥煌太守別欲
 是事曰是時上
 人字或
 成字加
 成字加

以一
 亦古今
 道
 山
 天

勃

釋名勃別也大書中央中破別之也蓋卽今市井合
 同夷人木刻之類耳佛經有記別之文古人作僧寺
 文多用記別字而不知其解如此古文但用別周禮
 八成聽稱責以傳別鄭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
 之卽券書也

契券

釋名曰券，綰也。相約束，繾綣以限爲別也。大書中央破別契刻也。識其數也。太平御覽

說文曰：券，契也。別之書以刀刻其傍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帝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媪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太宗初，東嶺吳嗣來，陳東嶺，皆南嶺之民，賦

文心雕龍曰：契，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繆，其遺風也。音音書卷曰：契黃何收帶大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

北 熒音

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之楷也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太
山如礪前曰熒音也古餘寶錄略辨矣今夫附錄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渠師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
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為約今
熒夷苗仲猶然余履其地見之然呼為木刻云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又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
婦思逐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憑几左右競來擊
之思以刀斫記當殺百餘人余便乃大走向人盡成
死狸看向亭事迺是古姑大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羣
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如抱
取於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以有毛脚
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歸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答
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

二文 多譌 舛而 戴文 奇古 矣

口迎此羣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此取於此後一
二年廟無復靈。

覽
平御
見太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
罪自爲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
酷毒可痛腸當以重弊贈用相賞請爲諸君說事狀
我軀體與衆異脊背偃僂倦如截脣吻參差不相值
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檣狗
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
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爲人雖長甚細林
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自陷如米羹杯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
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子也

雜著

籍者借也歲借民力條之於牋春秋司籍卽其事也
簿者圃也草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爲吏所簿
別情僞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
故藥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
微故以爲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
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盈
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疏布也小券
短書號爲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者以其事有關涉也牒之尤密謂之爲籤籤者籤密者也列者陳也陳列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屢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爲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爲談况踰於此豈可忽哉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尤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旣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文通卷之十七
文辭訓事立韻貴乎辭要意少一字俱美關回身一
必若如事本賦而文意各異迥全全實素如蘇用
野莫歐以適而聖習若書料以爲精民能於此復有

文通卷之十七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碑

釋名曰碑者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于其鹿盧以繩
被其上引以下棺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
因焉

按周穆紀跡于弇山秦始皇刻銘于鄒嶧此碑之昉也
然考士婚禮入門當碑揖註疏云宮室有碑以識日
影知早晚也祭義云牲入麗于碑註云古宗廟立碑

後漢書曰 郭林宗卒 蔡邕 爲碑 文既 而謂 盧植 曰吾 爲碑 多矣 皆有 慚惟 郭有 道無

繫牲是知宮廟皆有碑。爲識影繫牲之用。後人因紀功德其上。而依倣刻銘。則自周秦始耳。後漢以來。作者漸盛。故山川有碑。城池有碑。宮室有碑。橋道有碑。壇井有碑。神廟有碑。家廟有碑。古跡有碑。土風有碑。災祥有碑。功德有碑。墓道有碑。寺觀有碑。託物有碑。皆因庸器之類。漸闕而後爲之也。文主於敘事。其後漸以議論雜之。則非矣。其主於敘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曰變體。敘事而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其正。至於託物寓意之文。其體自別。而墓碑則又自爲體焉。

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樹石埤岳。故曰碑也。自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一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立。察其爲木。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爲文。志在碑誄。溫王郤庾辭。多枝雜。桓彝一

道無 碑

愧色耳

篇最為辨裁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以勒石讚勲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焉

碑陰

碑陰荆州記云冠軍縣有張唐墓七世孝廉刻其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瓦器不藏嗟爾後人幸勿見傷此刊碑陰之可考者今人多刻樹碑姓氏及醵錢數於陰

篆額

其篆於額者曰篆額書碑曰丹書上石非丹書不可鐫也

刷削

其刷削曰鐫古人善書者往往自鐫恐俗匠失筆法耳

書丹

蔡邕刻石經悉自書丹

碑評

世說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娟外孫壘白八字則碑陰有評語矣

孔宙碑陰不曰碑陰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人陟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

文通 卷十七
所載皆其人也。今按宙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授徒親授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古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蒞則曰義民，此皆讀漢碑者所當知，而隸釋人間少傳，故著之。

胡侍曰：夫俾幽貞潛德，流光莫掩，鴻勳駿伐，垂馥靡盡，高岍爲谷，而碩懿永存，委骨成塵，而聲華益亮，不有碑志，其何賴乎？故孝子文孫，靡不巧筆詞人，闡其先烈，中世以降，藹然同風，固彌文之通懷，含靈之極致也。而時變道涼，俗靡文敝，墟墓之製，率是誇誣，獎其元忠，則行齊八凱，稱其篤孝，則蹟邁二連，或云散粟凶年，施非望報，或云却金暮夜，清恐人知，苦卽與沉栢同貞，義教共斷，機等辨狀，梟獍爲鸞，鳳進蹻跖爲助華，雖語有精麗，而咸歸矯飾，夫以存多遺行，沒獲嘉名，淑慝俱旌，真贗誰別，不論其世，孰匪令人，譬則寫照傳神，眉目盡舛，素交卒觀，未免誰何，儻昧平

生。祇云惟肖。殆令漢臺之畫。耿鄧不分。傳野之賢。旁求靡及矣。意者非分之譽。鬼亦覩顏。無情之辭。後將奚信。而作者無愧色。受者無遜心。觀者無異論。有識之士。所深憎也。蓋近代史編。惟憑碑志。碑志烏有。史編子虛矣。又縉紳壽考。乃可君公。才士雅人。方堪別號。碑表之等。倬有王章。夫孺之銜。並須廷授。乃今賈豎販夫。咸冒君子之號。乘田筦庫。輒樹神道之碑。市女里妻。詐假夫孺之貴。祇以自罔。寧曰罔人。犯分誣親。愍茲彌甚。且仲叔繁纓。宣尼致惜。重耳請隧。周襄不許。方物則飾馬之具小。麗罰則闕地之罪均。而不學之徒。蔑禮任心。僭侈顛越。秉文之士。依阿緒信。不知所裁。俾表德之器。林列丘隴之間。華袞之辭。波及輿臺之鬼。憑風詭濫。其說愈長。冠履渾同。無復等別矣。然金石之撰。體異汗青。史法則褒貶兩存。碑志則揄揚獨運。故纂文樂石。表鎮玄途。例皆黼藻溫華。斧鉞不用。儻於事理。泥閔便當。婉言莫承。勿令回我。鬼鋒眩彼。來葉苟或。情在難拂。勢不可辭。其於命翰。遣言。須存商訂。不識避就。將賈釁端。蓋雖空空鄙夫。平

生詎無一善。獵其可欲。舍其深瑕。裁辨之間。頗加恢
潤。譬諸刻鷲。略企鵠形。若畫無鹽。不淪魍魎。庶幾是
非不遠。梗槩猶存。在彼既獲。稱情於我。亦非曲筆。亦
摘章之活術。御物之圓機也。

孫何曰。碑非文章之名也。蓋後假以載其銘耳。銘之
不能盡者。復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斯失矣。
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銘之所始。蓋
始於論譔。祖考稱述器用。因其鐫刻。而垂乎鑒誠也。
銘之於嘉量者。曰量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量。不可也。

銘之於景鍾者。曰鍾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鍾。不可也。
銘之於廟鼎者。曰鼎銘。斯可也。謂其文爲鼎。不可也。
古者盤盂几杖。皆有銘。就而稱之。曰盤銘。盂銘。几銘。
杖銘。則庶幾乎正。若指其文。曰盤。曰盂。曰几。曰杖。則
三尺童子。皆將笑之。今人之爲碑。亦由是矣。天下皆
踵乎失。故衆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黃鉞銘。不謂其文
爲黃鉞也。崔瑗有坐右銘。不謂其文爲坐右也。檀弓
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釋者曰。豐碑。斲大木爲
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謂之桓植。喪大記曰。君塋四綽。

二碑大夫葬二綽二碑又曰凡封用綽去碑釋者曰
碑桓楹也樹之於壙之前後以紼繞之間之轆轤輓
棺而下之用綽去碑者縱下之時也祭義曰祭之日
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釋者曰麗繫也謂牽牲入
廟繫著中庭碑也或曰以紼貫碑中也聘禮曰賓自
碑內聽命又曰東西北上碑南釋者曰官必有碑所
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考是四說則古之所謂碑者乃
葬祭饗聘之際所值一大木耳而其字從石者將取
其堅且久乎然未聞勒銘於上者也今喪葬令其螭

首龜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後儒增耳
堯舜夏商周之盛六經所載皆無刻石之事管子稱
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者出自寓言不足傳信又
世周宣王王蒐于岐陽命從臣刻石今謂之石鼓或
曰獵碣洎延陵墓表俚俗日爲夫子十字碑者其事
皆不經見吾無取焉司馬遷著始皇本紀著其登嶧
山上會稽甚詳止言刻石頌德或曰立石紀頌亦無
勒石之說今或謂之嶧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漢班
固有泗水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丘碑文其

文皆有敘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嘗斥碑之林而爲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從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勝數大抵皆約班蔡而爲者也雖失聖人述作之意然猶髣髴乎古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敘與銘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復曰文考其實又未嘗勒之於石是直以繞紉麗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復古之士不當如此貽誤千載職機之由今之人爲文揄揚前哲謂之贊可也警策官守謂之箴可也鍼砭

史闕謂之論可也辨析政事謂之議可也裸獻宗廟謂之頌可也陶冶情性謂之謠詩可也何必區區於不經之題而專以碑爲也設若依違時尚不欲全拂乎譎譎者則如班蔡之作存敘與銘通謂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君子之於名不可斯瀆而不正也况歷代之誤終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於穎以涉道猶淺嘗適野見荀陳古碑數四皆穴其上若實索之爲者走而問故起居郎張公觀公曰此無足異也蓋漢實去聖未遠

猶有古豐碑之象耳。後之碑則不然矣。五載前接柳先生仲塗，仲塗又具道前事，適與何合，且大喙昔人之好爲碑者，久欲發揮其說以貽同志，故爲生一辨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於此者，甚衆。吾徒樂因循而憚改作，多謂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則所得不獨在於碑矣。

碣

碣，晉潘尼作潘黃門碣，碣，傑也，揭其操行立之，墓隧者也，其文與碑體同。

其文與此同

晉書張紘傳張紘字元節南陽人也

詔

哀頌

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揚厲其盛德而思念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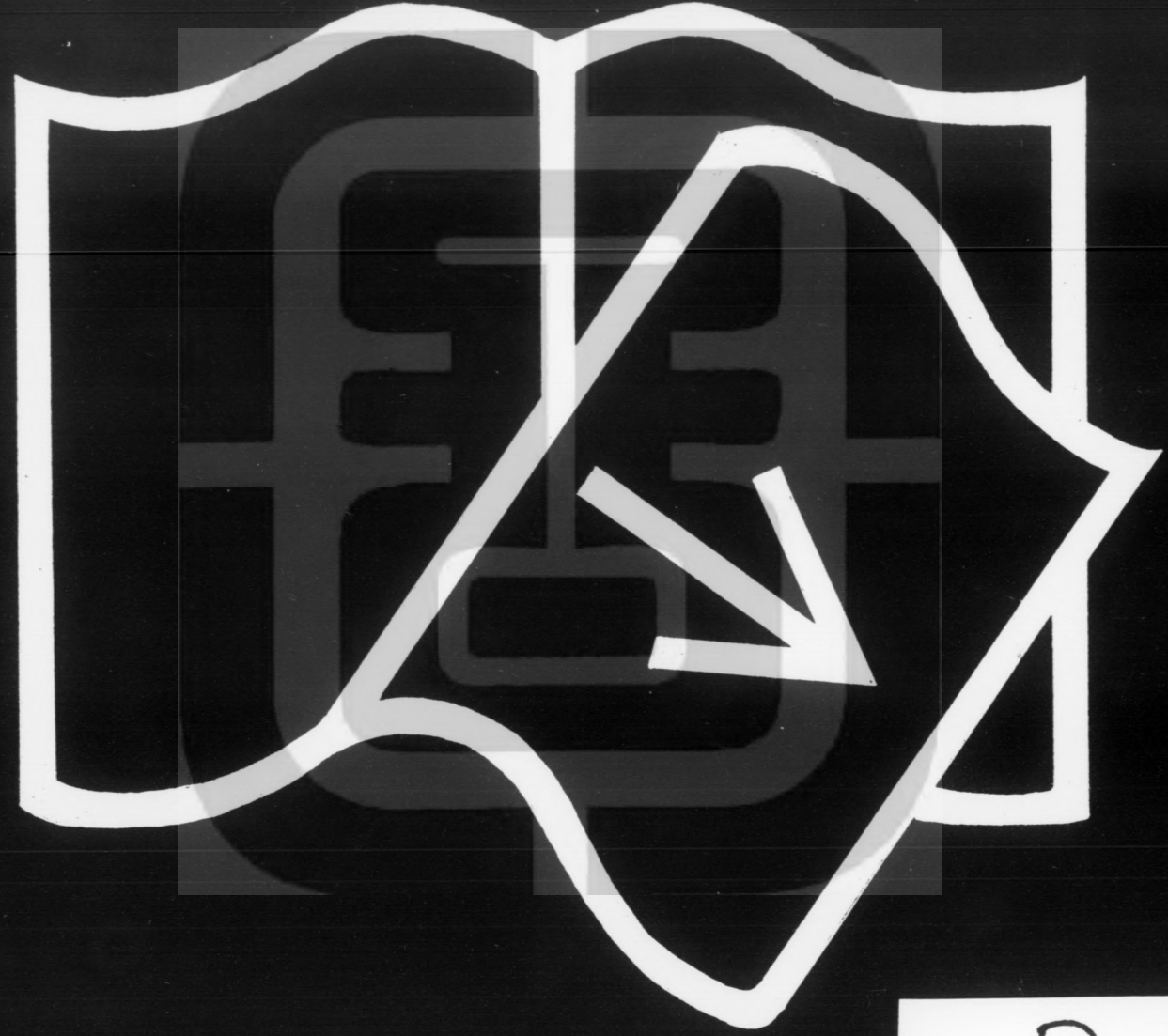
而思念之也

京師黨會晉東海徐公超孫中興為京師黨會其盜賊

京師

悲文

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文選注悲者傷痛之文也



原件短缺

P11

於文 晁古 哀慟 懇至 見古 文苑

遺文

遺命晉散騎常侍江統作漢酈炎作遺令臨没顧命所以託後事也

餘冬序錄言其鄉有富民張者妻生一女無子贅其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卒張妻性極妬病時謂壻曰妾子不足任吾財吾當全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即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壻外人不得爭奪其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求分其以券呈

文字之妙死者若生

走生仲達

官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子復訴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詭書非者慮彼幼為爾害耳。

談苑宋張公詠守杭有富民將死子三歲乃與婿遺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子長以財訟婿持書請如約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不然子死汝手矣皆泣謝而去。

行狀

漢丞相倉曹傅朝幹始作楊元伯行狀後世因之文章緣起

劉勰曰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先賢表謚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蓋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之詳或牒考功太常使議謚或牒史館請編錄或上作者乞墓誌碑表之類皆用之而其文多出於門生故吏親舊之手以謂非此輩不能知也其逸事狀則但錄其逸者其所以載不必詳焉。

則其辭必詳。仲尼有誄而無謚，故其辭獨略。豈制誄之初意然歟？抑或有變也。按古之誄，本為定謚而今之誄，唯以寓哀，則不必問其謚之有無而皆可為之。至於貴賤長幼之節，亦不復論矣。

周禮春官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法以蒞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大紼。遣之日讀誄。累其行而讀之為之謚也。喪事攷焉。

為有得失小喪賜謚

有用數鳴乎為節者

文章流別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惟作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

說苑云：柳下惠死，人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之德，二三子不若忘之。如為誄曰：夫子之不伐，夫子之不竭，謚宜為惠。弟子聞而從之。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林，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

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夫禮祭以誠止於告饗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言所以交鬼神之道固有过也

祭文

祭文者祭奠親友之辭也古之祭祀止於告饗而已中世以還兼讚言行以寓哀傷之意蓋祝文之變也其辭有散文四言六言七言雜言騷體儷體之不同劉勰云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若夫辭華而靡實情鬱而不宣皆非工於此者也如宋人祭馬荆川祭刀之

文是別一體

弔文

周禮曰弔禮哀禍災遭水火也詩云神之弔矣弔至也神之至猶言來格也

適弔音

弔文者弔死之辭也古者弔生曰唁弔死曰弔若賈誼之弔屈原初不稱文後人又稱為賦其失愈遠矣其有稱祭文者其實為弔也濫觴於唐宋有弔戰場弔罇鐘之作大抵弔文之體髣髴楚騷以切要惻愴為尚耳

弔者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

斯 廉音

至到為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悁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為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為賦體。桓譚以為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沉，腿班彪、蔡邕並敏于致語。

腿 音

你 禰音

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矣。

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
 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
 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輩為之。其體以哀痛為主。
 緣以歎心之辭。挂輒而雷于。刻暴言帝。而并。其亦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
 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
 審歟。若夫古辭。自為一體。

哀詞

任昉曰。哀詞。漢班固初作梁氏哀詞。

文章流別曰。哀詞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為

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文帝臨淄

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禎輩為之。其體以哀痛為主。

緣以歎心之辭。挂輒而雷于。刻暴言帝。而并。其亦

哀辭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稱文。其文皆用韻語。而四

言騷體。惟意所之。則與誄體異矣。吳訥並列之。殆未

審歟。若夫古辭。自為一體。

死而不吊者畏壓溺非天橫也

賦憲之謚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候暴亡。帝傷而作詩。亦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叙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墓表

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厥後因之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于神道故又稱神道其為文有正有變又取阡表殯表靈表以其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殯者未葬之稱靈者始死之稱自靈而殯自殯而墓自墓而阡也近世用墓表故以墓表括之

未詳文

靈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刊而藏自斂而墓自墓而刊也後世用墓未始以墓

墓碑文

變

古者葬有豐碑以木為之樹于槨之前後穿其中為
鹿盧而貫綵以窆者也檀弓所載公室視豐碑是已
漢以來始刻死者功業于其上稍改用石則劉勰所
謂自廟而徂墳者也晉宋間始稱神道碑蓋堪輿家
以東南為神道碑立其地因名焉唐碑制龜趺螭首
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
也蓋葬者既為誌以藏諸幽又為碑碣表以揭於外
皆孝子慈孫不忍蔽先德之心也其為體有文有銘

別題

釋

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略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於釋老之葬。亦得立碑。以僭擬乎品官。豈歷代相沿。崇尚異教。而莫之禁歟。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曰碑銘并序。亦別題也。若夫銘之爲體。與用韻。則諸集所或。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大略亦相通焉。

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與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渡虎慕其清廉。執法之官。埋輪謝其鯁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詞損實。恨當時搆文之士。惜逸此言。

東坡
不諛
墓

東坡祭張文定云。軾於天下。未嘗銘墓。獨銘五人。皆盛德。今以文集考之。凡七篇。若富韓公。司馬溫公。趙清獻公。范蜀公。并張公。坡所自作。趙康靖。滕元發。二誌。乃代張公者。元祐中奏云。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

文通 卷之十八
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碑。終非本志。况臣老病。鄙詞不稱人子之意。伏望特許辭免。觀此一奏。近之諛墓者。可無汗背。
東坡荅張子厚書云。志文疏中。已作太半。計得十日半月。乃成。然今書大事。略小節。已六千餘字。若纖悉盡書。萬字不了。古無此體。

墓誌銘

墓誌。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漢崔瑗作張衡墓誌銘。洪适云。所傳墓誌。皆漢人大。隸。皆云始於晉。蓋丘中之刻。當其時未露見也。晉隱士趙逸曰。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問其故。答云。生時中庸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必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國語楚子

囊議恭王諡曰先其善不從其過白虎通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德掩惡揚善者也義固如是然使後世有稽無徵何以爲戒構文之士宜少鑒於逸言蓋誌銘埋於壙者近世則刻之墓前矣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於世歿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於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時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略勒石加

墓誌
之始

蓋埋於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於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然使正人秉筆必不肯徇人以情也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并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敘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卻有銘單云銘而卻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卻有銘題云銘而卻有誌者皆別

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歿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於蓋者曰蓋石。文刻於磚者曰墓磚記。曰墓磚銘。書於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墳誌。曰壙銘。曰榔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為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唯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為節段者。有虛

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為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有篇中既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為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難以例列。而銘體與韻更為審諦。

